

健忘村

THE VILLAGE OF
NO RETURN



《健忘村》

忘掉的事可否當作沒發生過？

撰文 | 洪健倫 圖片提供 | 牽猴子

在國片市場復甦之後，每年都有約莫三、四部國產賀歲片在農曆過年期間上映，題材莫不訴諸本土、親情、感動或歡笑，期望動員台灣觀眾闔家觀賞，例如先前賣座的《陣頭》、《大稻埕》，或是兩集《大尾鱸鰻》皆是如此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由陳玉勳執導，集結中、台兩地明星卡司，刻意模糊故事背景的《健忘村》，顯得分外特別。

《健忘村》可謂近年國產賀歲片中陣容最為堅強，由侯孝賢御用女主角舒淇、東京影展影帝王千源、兩岸三地片約不斷的張孝全、喜劇老手林美秀等人領銜主演，曾志偉、楊佑寧、顧寶明客串演出，其他主演還包括黃健瑋、張少懷、柯宇綸、許傑輝等硬底子演員。

幕後團隊實力一樣強！《總舖師》導演陳玉勳再次打造爆笑喜劇；大製片李烈、葉如芬聯合監製；並由《金城小子》姚宏易掌鏡；美術設計則是曾打造《軍中樂園》、《愛》等大片的黃美清；武打場面則從韓國聘請《原罪犯》、《賽德克巴萊》的動作指導梁吉泳。相較於近年本土賀歲片多由資深綜藝大牌主演，並由電視製作背景的導演、監製擔任主創，《健忘村》集結兩岸資金，

以及台灣幕前、幕後一流人才，可以說是「台灣電影正規軍」的賀歲片最高規格。

結合舞台劇式的誇飾演技

《健忘村》的故事發生在民國初年一處偏僻、卻是風水寶地的山間小村。城裡的富翁覬覦該地風水，企圖威脅利誘將村子奪來造祖墳。另一方面，鐵路工程將要經過村子的消息傳來，村長與村民們夢想著火車將載來無盡黃金，計算著要逼哪個可憐鬼無家可歸，好讓車站落腳。此時，一位鬼假鬼怪的「天虹真人」田貴為了尋寶也來到村子裡，還帶來神器「忘憂」，說是能為村民刪去傷心往事，留下無憂無慮的人生。但田貴隨後露出真面目，搶過村長職位，動員全村尋寶，將村子挖得坑坑巴巴。同時，富翁派來的土匪也在村外虎視眈眈，「健忘村」要如何脫離田貴魔掌？又要如何擊退惡煞？

實力派的演員們，在本片中自有許多精彩表現。在影片前半段，舒淇必須在喜劇氛圍裡詮釋她的角色秋蓉的悲苦人生；在影片後段，無憂又俏皮的她又得在王千源面前掩蓋自己發現的驚人真相。張孝全在片中慢慢放開的俏皮表情、誇大的肢體表現，讓他把

洪健倫

喜歡關於創作的一切，希望扮演藝術與大眾之間的轉譯者，帶更多人一起走進精彩的藝術世界。現任電影線上誌《放映週報》主編。



片名：《健忘村》

導演：陳玉勳

出品年份：2017 年

上映時間：2017 年 1 月

「神拳小江南」的角色演得更活靈活現。而王千源剛出場時故弄玄虛操的怪腔怪調令人莞爾，讓人聯想到《總舖師》裡楊佑寧飾演的葉如海；他更一改在《鋼的琴》、《解救吾先生》裡展現的寫實演技，誇張滑稽地詮釋了狡猾的田貴。

這般詼諧荒謬、抽離寫實框架的奇幻喜劇，與舞台劇式的演技正好媒合，王千源、顧寶明、曾志偉、許傑輝等人的表演方式恰符合影片的風格需求。不過這種形式，卻也是以寫實風格為大宗的台灣電影演員較欠缺的戲劇經驗；儘管表演方式或許已經過最大的調整，但與擁有多種舞台劇演出經驗的演員相較，仍可察覺部分台灣演員在演技上存在的些許落差。

暗諷「漸忘、健忘」的兩岸情狀

喜劇的關鍵要素，在於節奏與包袱（笑料）的鋪陳，陳玉勳是喜劇老手，過去也拍過許多令人難忘的搞笑廣告（例如「黑松

沙士蒟蒻篇」與「喉糖廣告孟姜女篇」），加上硬底子演員的加持，許多喜劇橋段的節奏掌握都十分精準。不過，片中的諸多笑料皆是由個別角色的人格、行為發展而來，而非以劇情事件為核心，因而，降低了各段笑料之間的連結，使得影片雖已達到「綜藝短劇」的笑果，但仍無法在喜劇的層次更上層樓。這是一手包辦編劇與導演的陳玉勳，從《總舖師》所延續的遺憾。

而本片最令人激賞之處，在於劇本背後諷刺的社會議題。兩岸合拍的《健忘村》目標觀眾不只是台灣，也必須考慮中國市場，主題得讓兩岸觀眾有感。你會發現，影片前段鐵路建設的議題，不但反映了近年台灣土地開發的爭議，也呼應了中國大舉開發下種種利益衝突與角力。曾志偉的土豪角色，自然也是貧富差距加大的兩岸社會中常見的現象。而天虹真人手中的「忘憂」，也可以視作一個隱含多重意義的象徵物：它可以是大躍進時代被神話化的中國式社會主義，讓人民忘記窮困，在領導人的動員下，將原本的世外桃源挖得宛如廢墟。這個神器也象徵今日華人社會消費主義的打手，在資源越來越集中於寡頭的社會裡，人們們只能努力追求溫飽。掌權者則不時推出粉飾太平的「小確幸」，讓市井小民忘了生活中的種種問題；真要出了什麼大事，則請出「忘憂」（或許是新聞操作、或許是其它手段），不出三兩天，大家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。

本片的時代設定於民國初年，或許真的再適切不過了！它讓這個故事得以諷古寓今，透過一百年前的故事，諷刺了廿一世紀初期，在兩岸掌權者操弄下同樣「健忘」的華人社會。